

# 明清庶民地主家族延续发展的内在机制

王日根

傅衣凌先生曾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明清时期,存在着身份制与经济权相互抱合又相互分离的现象,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区别于欧洲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确实,在魏晋以来曾经垄断政治领域的世族阶层经过来自官方如科举制度的推行、官僚政治特权的日益削减、来自民间如唐末农民战争的荡涤等影响之下,世族地位的维持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这迫使这些家庭要不断地通过强化家庭的内部建设以永保世泽,否则,世族的地位将可能迅速倾覆。与此同时,许多庶民家庭积极进取亦可跻身官僚缙绅行列,与固有的世族阶层分享政权,乃至排斥固有世族阶层。世族与庶族的交争一方面促进了世族与庶族的阶层流动,活跃了政权领域的政治空气,另一方面,彼此的交争亦增强了各自的危机意识,以家庭为基地的基层社会组织建设便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有时还多能得到政府的褒奖、鼓励。因此宋元以来家族的建设和发展几乎反映了基层社会的管理水平。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家族发展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如徽州家族发展呈现出由中原士族到当地望族的变化,而珠江三角洲的家族则具有变异性,这是我们可以认同的。我们认为如从士绅地主家族与庶民地主家族阶层的差异上着眼,将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传统社会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对家族乃至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从家族本身看,如果说士绅性地主家族的延续发展还主要依赖于政权力量的话,那么庶民性家族延续发展的内在机制又在哪里呢?据李文治等先生的研究,庶民地主在明清特别是清前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sup>①</sup>。为了使分析更方便和探讨能更深入,我们仅主要依据《徽州会社综录》和《歙山公家议》对徽州的几户庶民家族延续发展的事例做一些初步的实证分析,通过这几个庶民家族延续发展的历史凸现其延续发展的内在机制。

## 一、以责权兼具替代单纯的权利分享

宋以前缙绅地主在特权庇护下发展,家族成员分享来自政权领域的权利。宋以后庶民地主家族亦在士族之旁成长起来。范仲淹就是一个由贫族成长起来的新的士绅,他说:“自吾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设置义庄即“深念保族之难,欲为传远之计。”<sup>②</sup>他甚至效仿过去士族地主权利分享的一贯做法。

范氏义庄起初即实现同族内的平均分配制度,如1、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如支糙米,即临时加折。(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逐月实支每口白米三斗。)2、每房许给奴婢米一

口,即不支衣。但后来亦有所改变,有时更注重对读书者的嘉奖,如1、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拾贯文,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2、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所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但从后来范氏义庄的发展情况看,仅有权利而无义务已令范氏义庄面临众多的挑战,故关于族人的义务的规定亦逐渐趋于完备。

掌管人的权威逐渐得以树立,如“义庄事惟听掌管人依规处置。其族人虽是尊长,不得侵扰干预,违者许掌管人申官理断,即掌人有欺弊者,听诸位具实状同申文正位。”(绍圣二年二月初八日规)。诸位子弟在外不检,生子冒请月米,掌管人及诸位觉察,勿给,即不伏,掌管人及诸位申文正位,移文平江府理断。(崇宁五年十月十二日规约)

为了义庄的稳定维持,义庄规矩日渐严密,如:1、“义仓内族人不得占居会聚,非出纳勿开。”2、天平功德寺乃文正公奏请追福祖先之地,为子孙者所当相与扶持,不废香火。今则不然,多有疏远。不肖子弟请过义米归己却返蚕食于寺中,至有欺诈住持,逼逐僧行,措借舟船,役使人仆,压托私酒,偷伐林木柴薪,强占常住田地布种或作园圃,不还租米,以至常住空虚,住持数易,日渐败坏。今后探闻有违犯之人,罚全房月米一年,诈过钱物,经官乞行根究从条施行,田地退还常住为业。毕日申文正位候回报起支,虽已退业而故作阻障不容常住耕种者,亦行前罚。3、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于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近来县道胥吏多因乞觅不从,故意骚扰。今后如有似此之人,许从本家经府陈理,严行断理。4、旧规诸房不得租种义庄田地,诡名者同。近来有恃强公然于租产名下夺种者,及有坝赖义庄田渭泾浜车漕种菱,不容租户车水上下者,为害甚大。今后探闻有违犯之人,罚全房月米半年。5、义庄租户所当优恤,使之安业。闻有无赖族人将物货高价压卖,显属不便。今后辄有违犯,罚全房月米两月,仍经官陈理。6、旧规义庄事务,惟听掌庄子弟自行处置,虽是族长,不得侵扰干预,缘违犯者未曾有罚。是以近来多有族人专为货赂,不顾义庄利害,或为觅户兜纳苗米,必要多增贴耗,或主长不逞之徒,充应脚力及墓客之类,甚至鼓诱外郡族人狭长前来,擅开仓版,妄用米和,恣行侵扰,意在破坏。今后如有违犯,许掌庄诣实申文正位,自行体访。知觉罚全房月米一年外,仍经官乞行,根究惩治。内有乞觅过钱物之人,即合从条施行。7、旧规掌庄子弟侵欺,径行申官理断,勒令赔填。近自移建仓宇,遴选主计,此弊稍革。深虑日久玩习合行门诸房。今后掌庄子弟如有违犯,许诸房觉察申文正位,委请公当子弟对众点算,取见实侵数目,以全房月米填还足日。起支仍控告官府,乞行惩治,以行掌庄侵欺者戒。诸房子弟即不得专擅兴词,紊烦官府。8、诸房闻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听赎者,罚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奸盗赌博斗殴陪涉及欺骗善良之类,若户门不测者非)除籍之后,长恶不悛,为宗族、乡党、善良之害者,诸房具申文正位,当斟酌情理,控告官府,乞与移乡,以为子孙玷辱门户者之戒。9、旧规诸位辄取异姓以为己子,冒请月米者勿给。今乃有将己子与人,破荡他人家业,却欲归宗请米。如有似此之人,仰掌庄申文正位不得支行。10、义宅地基久为外人占据,今来复业,甚为艰难。宜体文正公之意,专为聚族之地,即不许族人占造私宅等用。如有违,罚全房月米一年,仍勒还原地。11、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励。12、

岁寒堂除科举年分诸位子弟暂请肄业,余时不得于内饮宴安泊。如违罚全房月米一月<sup>③</sup>。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说:“东吴犹重世家,宜县推徐、吴、曹、万,溧阳推彭、马、史、狄,皆数百年旧家也。”这是世族地主家族延续发展的例子,但世族家族地主衰落的例子亦很多,“公卿降为皂隶,读书种绝”的情况时有出现。封建官府显然不能仅仅靠世族地主家族来执行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任务,庶民地主家族通过自己的力量建设和维护家族的稳定发展,自然为封建政府所认可。有人说,在明清时期,惟有士阶层是更自觉的现在秩序、既成制度的维护者,士人一向把“睦族”作为自己的事业,家族即儒者践履之地,并由此说明明清之际的“世族化”倾向<sup>④</sup>。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其实明清时期社会之所以得以继续稳定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当在于庶民地主家族的蓬勃兴起及其它们较为严密的管理促成了无论是世族或庶族都必须靠加强自身的建设方得以维持,从而激发了社会的整体活力。这些庶民家族的维持没有功名与爵禄所能建立起来的权威,亦不一定就有丰厚的义田财产作为本家族的经济基础,它们依靠的是严格的内部管理与建设。据梁成显先生所研究的朱学源家资料,从万历九年(157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2年)朱学源户土地所有总表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朱学源户之土地所有呈快速增长的趋势,该户在隆庆六年(1572年)田地山塘总计为200余亩,至万历四十年(1612年)增长至500余亩,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已达到800余亩,购买土地是其增加田地的主要手段。由朱学源户的情况看,商业活动推进了庶民地主的壮大,诸子均分制导致了总户之下众子户的并存,地权转移在子户之间频繁进行,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但总户亦存有族产、公产、共业、众产,如属于全户族众共有的如本户(总户)的宗祠产业茔墓地、清明会以及属于本户的学田、义田、庄田等;属于本户某门某房所有的共有产业,即全户所有这一层次之下其他不同层次所有的共同产业,如朱学源户册底下所记载的一房“尚义会”、“三元会”、“聚英会”,二房“子弟会”、“老门清明会”即是这方面的例子;属于户内不同层次暂时未分的众业,这种多是原属父辈或祖辈名下某一子户的产业,因其去世等原因成为遗产,为其下子孙众人所有,尚未析分,但其归属是明确的,故称某某众业与某某共业、均业等,如朱学源户册底中记载的“朝宣众”、“继贤众”、“嘉祥众”、“老门众”以及“此四号与冬成、正美三人均业,三股之一”、“四号与叔冬成、元成共业,合得三股之一”等,都是此种情况<sup>⑤</sup>。

显然维持家族并不容易,特别是在社会变迁加剧,人们普遍注重现实经济利益的时候,于是家族的发展便也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如人口的迁移,人口的扩张都成为家族力量鞭长莫及的因素。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强调责任的承担是家族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 二、以严格缜密的制度管理替代眩人的政治权势

庶民地主阶层经常凭借自己的勤劳与经验的积累,不断壮大自己的家业,以至延数代而不衰。章有义先生认为徽州族产占32%,显示出族产在徽州社会中的地位,胡公、程公、许公、吴姓都有自己庞大的族产<sup>⑥</sup>,族产是他们家族势力的直接反映。族产的设置包含了较为浓厚的社会管理意义。这是社会对家族的必然要求,又是家族对社会的适应,设置族产大多寓含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事实上,也正是标榜坚守这些伦理道德的家族较能应付社会变迁的风浪,稳坐峰尖而不致颠覆,充分反映了传统伦理道德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宗族族产的建立和扩充与仁义信誉的讲求相辅相承,宗族族产的维持与管理也有赖于传统伦理规范的约束。梁洪

生先生发现:明清时期有的家族“把注意力转到家族和社区内部的建设……他们不再执着地强调恢复‘宦族’地位,而是更倾向于把其家族的生存环境作为一个社区来整治和管理。”<sup>⑦</sup>从江西乐安流坑董氏发展史看,明清流坑董氏除有过少数有实在的功名外,大体是一个“乡间平民宗族”<sup>⑧</sup>,因而江西流坑村的董氏家族堪称是又一个庶民地主家族的典型事例。

家族的维持赖于共同财产的稳定存在,在徽州,家族的财产有如下几种来源:1、捐助,有时是家族成员的平均分摊,有时则是家族成员遇喜事时的喜金捐助,有时还会是家族中由贫转富者如经商致富者的捐助。以商致富,以农守之,这是中国人之人生的最理想追求,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还乡之后以商业资本用于购置土地,未尝不是一种产业的投资,维护家族的长期延续发展是自祖宗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他们从各方面都力求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的平衡。2、生息,即由家族 储存一笔钱财或放债生息或入祠生息。3、家族财产的典当、出租以增殖<sup>⑨</sup>。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族内事务的经理必须建立起一系列稳定的制度,因为“倘有老废或倦于事者及外出经商者,或有事故者”,这些特殊情况都可能影响宗族事务的正常进行。《奚山公家议》卷一《管理议》、卷二《墓茔议》、卷三《祠祀议》、卷四《田地议》、卷五《山场议》、卷六《庄佃议》、卷七《钱货议》从不同方面制定了严格的规章,成为家族得以维持与发展的根本保证,它比较容易操作,是家族实施有效管理的可行制度。这些制度执行得好,家族就会呈现出兴旺景象,否则就会中衰没落。

“尝闻法为规矩之原,规矩为法之用,而始国齐家行之者一也,然国法立而天下治,家法立而内外肃,则法之不可废者明矣,且法之行之而渐弛,缘以意不诚故也耳。治国者充内帑以仁养士,振纲维而百姓劝,齐家者置常产以睦敦伦,明诗书而长幼序,分司其职,策运其源,庶临事无措事之艰,日久无废怠之政,皆当先洁其诚,而齐家之法,始不替矣,我祖历来深达嘉封,莫竟其言,及禄山叛远公遂忠于睢阳,至儒公渡江而来,隐居不仕,道公卜迁海阳,宾公分歙之北,嗣后支衍蔓延派迁,孚潭以望族世芳公三十八世祖也,三十九世祖吉甫公为宋衢州教授,历代名儒多贤哲史牒灿若日星可考,四十四祖天祥公宋作颠离,潜名林壑,武演文修,时怀恢复之志,四十五世祖伯庄公、四十六世祖仲亨公皆厌居元戎之地,征不受诏,奕世同居,克勤克业,四十七世祖彦威公兄弟怡之谦和仁让,丕承先志,世际我皇太祖以仁义得天下,以礼乐安天下,文明之世,学优未仕,复涉江湖以副其志,创立公堂曰外门也,序昭穆,典礼乐,立文簿,公产贍之子孙,奕世相传,成恢宏之基业,启广大之规模,分为两房,权衡次第,延及嘉靖辛卯,前政渐怠,复理公堂,继立成美之政。”

《奚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中说山场管理中容易滋生如下弊端,并进而制定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1、“山木与田租不同,田租岁有定额可考,非若山木之无常数而难稽也。治山者往来经理情弊多端,必须法制严明,赏罚必信,此议方为有益。苟逐年因循,互相容隐,则一法立一弊生,且虚靡众谷,反为怀私者之资矣,戒之慎之。”必须有令必行,否则如同无令。“治山者必须佃地于近山能干之人,以便防盗防火,若遇到计酒食,讲馈送者,千万要加以防备。”治山者经常在遇火盗时多方恣取以充私囊,志得意满交相隐匿,及至发觉,聊将一二归众以掩众口,是治山者一大盗也,查出众罚。治山者巡行各处,务要视为己事,着落举行,间有往返,无益于事,或有承此机会反盗取大木以为己利者,是治或者甚至火盗也,访出倍罚。

2、倘有邻山砍木过界,治山者查明理通知管理赔纳木价,尽付管理收贮,毋得受嘱私处,访

出倍罚。众存租谷若干专备治山支用,管理收贮某仓。治山者巡行之日每人日给饭食谷三角力,跟随伴仆每人日给工食,如苟且塞责、虚应故事者不给。凡山佃有事来见,治山者酌量轻重,管办酒食,每月终照数开报,管理查勘,给散前项食用并酒食谷,如虚拟工帐、冒支众谷者有罚,其治山者所用纸笔并所用物件,管理者每年共给银一两应办。凡斩拔苗木凑买力分等项支用,务要与管理商议,管理查实方动支众存银谷,眼同交付山佃。治山者不许私用银谷,亦不许擅借银两,倘有此情,其弊甚大,管理及时纠正。凡杉木成材弃卖,治山者告于管理,同家长家众一齐商议,务要至山亲视围径数目,合众评品应值时价,毋背众私行以招物议,毋低价贱售以取众怒,如违,定行照价倍罚,所得木价若干尽付管理收贮以应公用,各房不许分析。治山者不许收价。治山者弃卖各处杂柴,亦要与管理同议其价,付管理收贮众用。

3、今时山场率皆荒废者,其弊由于山主皴刻山佃,垦与力分,以故山佃惟思花利,不肯栽苗。今议各处山场杉木成材弃卖之日务照乡例,主力相分,毋许短少,务与佃相约相符,则佃人有所利而专心在是,不惟尽力栽养,而山无旷地,抑且尽力防护,而无火盗之虞矣。田地俱有定租,家议开注,逐年一册可也。山场长养,逐年功效不同,必须递年治山事迹萃于一册,另可稽考。众议山场另立草册二本,一本收贮众匣,管理递年填注存照,一本轮给,递年治山者开注本年某年栽分杉木若干,某处斩拔杉苗若干,某处凑买力分若干,某处大苗若干,某处小苗若干,某处弃卖砍木若干,某处弃卖柴价若干,先期十日逐一开明交与管理,管理查实填注匣内草册上,并注家议手册上,至仲元日一齐交递其草册,即付接管治山者收领,开注下年事迹,接管者承领草册,续行查勘,倘有不实,告家长家众,管理与治山者同罚,仍令将草册所注改正。其草册治山者逐年轮传,毋得损坏失落,如有损坏,不许接管者承领,如有失落,罚银一两,责令照依匣内草册誊录逐年事迹,付接管治山者。

4、窦山公山场系外户占业,年久难复者与墓土不同,治山者不可一例生事,其有倡言争复者,即系私弊,日后利归于己,害及于众,往事不可鉴也。青真坞山场乃窦山公志意所在,后裂乱业蒯峰先兄率众复合为一,辟立田庄兴养苗木,承其志意,甚盛举也,续立禁约,毋许樵采擅入以损木植,毋许生贩为名以扰,守仆向知遵守,故得成业,近年众用以赖以取给焉,今则举目皆濯濯矣,近有合山文书,其各处山场悉照《青真坞禁约》一体施行,自后敢有不遵家约,恃顽故违者,乃忤逆祖宗志意,以不孝论。青真坞山场尽广,恐守仆力少奥植不遍,治山者宜令韩村中村百花园庄佃同栽为便,此外不许概令他人混佃,日后力分照例给与,毋得短少。治山者仍要督令依时栽插,并提防火盗,不许坐玩废事。韩村庄傍未有山场,刳茆无资,庄佃未便管理者,访有近庄相应山场买业以便庄佃。木仑坐即绿袍峰乃住居水上,撰方秀濯,关系匪轻,窦山公为风水买业,毋得奥养树木,参差遮蔽。住后来龙山水口山前案山,关系住居坟墓山庇荫树木,管理照防掘挖损,伐轻者戒,贵重者理治。众山甚多只要奥理,后不宜滥买,恐众艰于管业,倘有紧急及湊片者,方可买业。

5、窦山公秩下子孙伴仆者甚多,间有专畜暴悍之徒,结党呈凶,不顾有禁山场,白昼恣行砍伐,或盗取小木以充柴薪,或盗取大木以鬻酒货,山佃理说,很打随之,毒横若此,孰敢谁何?为之主者任其所为,若罔闻知,及至事觉,没前饰非,庇奸窝盗,犹虎傅翼也。治山者递年所养,曾不足以供伴仆之斧斤,如此而弗禁,欲杉木之成材也得乎?昔《青真坞禁约》内开伴仆盗砍众木并私入山讨柴种作侵害等项,其罚银痛责已有定例,今一遵此约,如后有故犯者,治山者告家长家众,即将所犯伴仆并本主一齐照例罚责,若五房子孙躬犯此者,罚责加一等,此禁一行,则余

议自举,此辈既治,外且远者又恶敢犯哉?

6、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产效远而利大,今治山者递年所需不为无费,然后利甚大,有非田租可伦,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也,其治山所需管理即当逐时给与,不可怠惰迟延。治山者倘不得已已在县告鸣,管理者务要同心共治,毋得推其使用并饭食,管理者即时应办不可误事。

7、窦山公山场在本都十保并外郊,不能尽载,俱有契书并管理可查,但失业颇多,日后查出明白再续于后。

在山场管理规则之下,过去已有较为具体的《青真坞禁约》,其中规定:如砍小木一根,罚银五分,一尺者罚银一分,二尺者罚银五分,三尺者罚银一两五分,其木仍归众用,永遵此例,其五大分伴仆不许一应私自入山柴种作花利侵害等项,如故犯,伴仆痛责三十,其本主罚银五分,其山见在杉本,此除原众号分老木数根未砍者听随时砍去,不在此例。各处坟茔享堂书院务要同心保护,以时祭祀,毋许侵葬,并各处来龙及左右朝对毋许插坟挖损,如违听众人立时将柩举起挖损处所如旧平没,仍令备猪羊同众醮谢,墓前享祠并四周空地亦不许厝柩挖损,占恢堆塞秽污,违者众令移正,除坟墓外,众共山场各分子孙以葬者不许侵害,未葬青山听所插风水,毋得互争侵损,如违,各项罚白银百两入祠公用,近坟山场听有坟者养木荫坟管业,如系众人费工栽养成材树木山须先告众斫木,然后葬坟,其葬山与空闲山俱毋许私卖及将不用弃穴献卖外人,违者众令取赎,仍计卖价倍罚银两众用。其收租田并各庄众业等地,毋许开坟插葬,如有葬者,众议出银二百两入祠公用,如不愿出银,即令立时改正。且我祖深虑军户人众军饷难敷,置买田租众存以为军户,已有世守合同,至今存业,其收租价银续买田租递年分给各分子孙以济不敷,亦宜永守,毋许将田并浮租开写分截私卖家外人及私当银使用,违者先告我祖治以家教,责令取赎,如不听,送官惩治,不许入祠,收分众租以前数项五大分子孙各遵文永守,庶祖坟祖产如保各分,亦不致有流落之人为者,众同议立合同十一纸呈官印信,五分各收二纸,众收一纸,付匣存照,如失落一纸,罚白银五十两,众收一札,为首五人检点交付,如有失落,各罚白银十两,仍抄录一纸,付匣存照,恐后无凭,写立合同文书一样十一纸,永为存照。县批付照印。这是隆庆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所立合同,它使青真坞山林保护变得有章可循。

从《窦山公家议》看程姓家族的内部管理机制,《管理议》加强规约的条文化,力保规约的实施。《墓茔议》反映了家族的世系、身分等,《祠祀议》反映了各类祭祀仪式,以求通过祭祀达到心灵的净化,达到道德的归认,达到去私除恶的要求。《田地议》说:知创业守成之不易,由知稼穡而能持久者鲜矣,是故七月之风、无逸之训,志王业者尚倦倦也,况齐民乎?议曰:众存米分田地原以备户役祭祀等项用费,今议将韩村、方村、杨坑、青真坞项源田租尽贮五仓存积,以备户役粮差,所有羡余置买便产其中,村田租除备祭祀外,余谷量分各处,暂分浮谷,照依旧则无过。其暂分各处浮谷,倘众有急务,俱要存积以应众用,各房毋得执拗;韩村租田原因水坏,窦山公应县主留召,不惜财力造大围滕五条,塞埋成田,恐后户役繁重,用度不敷,故立文囑令五房子孙永远存业以备,毋得变易,续置月山下杨坑方村等处租田,系是韩村等处积蓄所致;韩村庄田乃窦山公创业首地,原田一亩,定租十六秤,每秤十五角力平称。今之述事者每秤以十七角力为则,犹有加焉,且有数号亩步甚紧者,佃何以堪,况别处庄佃仍有赖于山地之利,以补其所不足,而韩村勤劳终岁专望于田而无他利,且如溪头乃庄田之尤者也,每田一亩,计租不上八秤,而韩村倍征于彼,倘遇凶歉,又何以堪。今之管理尚当体祖宗之意,存恤下之心,或监或让,公议宽

之，庶佃人有所依归，无怀异土之念矣。诚恐人心不古，各出其论，愚见度之，莫若将田大量明白，定其租数，庶无亏损，公平两服；青真坞田系正德十六年陆续开垦其山麓，仍可用者宜随垦以益之为便，但毋许秩下子孙私垦以破众业，有私垦者宜曲处归众，毋许执拗入己；许家坦田地系窦山公限贖义男汪铤汪新祖业，递年虽交租不缺，管理者罕至其所，多为地邻佃种者侵占隐瞒，今已清查定界，以便每年须亲往一勘，正居前塘五房原为庇荫而设，其水所曳之渠，南行数十丈由东绕大围而南达溪，所关甚切，宜时疏浚，日后毋得罩占侵废；续买正居后地拟为附祠及路口濒溪塘地，今造铺屋十一间，共十间各房浮分，其间一间众存租赁，俱毋许秩下子孙私业私卖；凡遇水旱，管理者须分堪各处，轻重量助，令其求治，若有荒歉，或监或让，须亲勤通处其田，原亩步紧者，亦须酌量宽减，俱毋得执一以困贫佃，但不可受嘱滥与以私灭公，亦不许怀私留难，以逞己忿；各处田塘畎易，若有损坏壅塞，管理者宜及时修治，毋怠情废弛，以致荒芜田亩；在奉安驻之地，其关系同于正居，管理者宜加意修整，守者但令办茶水及备修盖之费，毋许徇私招欺多人搅乱污秽；各佃该纳租鸡或众存公用，或管理分用，照旧开注，其各佃租将肴品亦照旧开注，卑后管理有稽，其未谙者不致各佃之隐瞒而私存者，亦不得过征乎各佃，此虽细务，亦革弊之一端也；日后续置田地，管理务要亲临查勘，亩步丘数实租税粮时价必须的实相应，方许动支众银买业，其续刊田地款下开注某年某管理买受某人田以验贤否，接管者复勘，倘亩步租数有名存实亡者，有田少税重者，有滥征重价者，即系私弊，接管者即告家长家众，将田退还原卖，管理责令将原价加利还众，仍罚其接管徇情不举，访出一体同治，且买田须宜量力，不可勉强，倘系尝紧，方可权处。以上规范，包含了家族财产的保持、增殖、主佃关系、商业活动、生产活动、水利建设等方面。

《庄佃议》中说：今之庄佃，前人之所遗也。往时各佃率乐业安生，今多饥寒流亡，不自宁居者，其必有故矣。承先志者亦知小人之依乎，无小人莫养君子，当有以处之。议曰：前人置立庄佃，不惟耕种田地，且以备预役使，故取之宽而取之恕。今时之弊，役使烦苦，且征收科取，比昔不无加重，况又有分外之征，人所不知者乎。今宜悉革此弊，以苏佃困，不然敛愈繁而佃愈困，其不至于迁徙流亡者几希矣，此抚恤之不容已也。倘有奸黠之徒，不遵主令者又当以法绳之，难以一例拘矣；计众佃仆昔称繁庶，今渐落落，殊可慨也，各招置己庄者，又往往取之祖佃，主众仆稀，征收日繁，彼何以堪。今议凡有婚娶丧葬大事，令赴役一日，其余寻常事务毋得滥征；凡自祖庄迁各房，己庄佃仆系已长成而去及葬坟在众山者，但遇各房婚娶丧葬大事赴役日；韩村之庄甲于诸庄佃仆之困甚于诸佃，其所当恤者亦当先于诸佃也，前议又量定租之说，众论何如当必一处，不然坐视其流离而后处之，则非祖宗建庄之初意矣；青真坞外庄已废内止一庄固宜优恤，恐监守自盗之弊亦不能无，管理者不可不察；百花园庄屋现居看守佃仆又为墓下祠堂，宜修葺停当，以为久远安妥之计；方村庄屋已经修治，但田多饶，仆难以安，亦不可不处分，且仓廩所在墙瓮坚固，宜修葺贮谷为便，不可闲旷以致朽损；林村之庄系祖传佃仆，屋废已久，管理者宜加意起造；中村庄佃有看守祠宇供奉香火之责，固宜推恤，苟污秽祠宇，不供香火，责当坐之；章溪黄狗岭庄佃地涉远僻，管理者多因循罕至其所，故山野无所观感，自后于收租之时须亲往计算，使彼渐知向化；各处庄佃至除日辞岁例有年仵管理者照丁给数，每男丁给谷四斤，幼丁及妇人俱各二斤，正旦俱集正堂拜年，迄照丁给散包子并酒者，例不可不守；各庄佃男妇病故者，每人管理者给与银一两，其年幼不能应役者不给。体现了对庄佃的有限顾恤。

卷七《银谷议》中说：夫利者，义之和也，能和义而后能治利，义者何？银谷出纳分明酌量盈

缩而无所私也,斯乃持家之大节,立心之切要,人之贤不肖,即此可观。经理者,幸为其贤,毋为其不肖。表达了一种义利并取的新观念。

《窦山公家议》为我们展示了窦山公家族延续发展诸方面的管理范例及其执行情况。因为这些家议在家族之内既有法规作用,又变成绝大多数人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因庶民地主家族多能不受政治风波的影响,故多能稳定地一贯地发展。《窦山公家议》几乎可说是揭示了程氏家族维持之奥秘,其中有《祭祀议》、《田产议》、《庄佃议》、《金银议》等等,表明了一个大族发展的正确途径。

### 三、以多元资源替代传统的单一资源

制度靠心诚来实现,要使族众心诚,必须培养族众的归属感,归属感一方面来自于家族的辉煌历史,一方面来自于族内的施济,另方面来自于神灵的赏赐,这三方面的因素都成为逼使人们心诚以践其制度的心理因素。

家族的公有经济,有的是靠分家时的提留,有的则是靠倡捐,还有的则是世代的遗存,但同时,家族内的矛盾时常不可避免,家族内的经济收支亦不易做到绝对的公正,家族磨擦事件不可避免,这都是影响家族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于是有人便动用起儒家的伦理规范,建立起孝子会等寓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自愿与不自愿的组织,建立起以民间宗教为纽带的宗教会,建立起以公共事业为投资对象的桥会、渡会、茶亭会等等,从各个角度把维持稳态的思想灌输其中。会社的类型复杂,有家族性的、也有超家族性的,会社与家族一样,其目标并非总与封建统治相一致,会社的会首也可能直接与封建政府对抗,但时常是在对封建政府的不公和压迫之时,它表明在会社与政府的斗争中,会社方面亦经常体现出正义。

祭祀死者,树立神灵是家族乃至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组织的精神纽带,祭祀是形式,加强社会管理则是目的。通过祭祀仪式可以“使家族文化进一步影响参与祭祖的族人”<sup>⑨</sup>。即“置膳荜田产为祭扫报本、以寓睦族之意义,非徒浚涂哺啜而已。况今人心不齐,苟非定则于前,何可垂法于后,以故约会族众,议处适中,人数不过于多,席品惟从其简,庶可以救前弊,经久可行,其于报本睦族之情,亦得兼尽。”加强对祭祀活动的管理实际上表明了对“人心不齐”等现实状况的补救,条文即是对当时时俗不端之弊的揭露,亦表明了竭力遏止这种现象的努力。

《窦山公家议》卷三《祠祀议》中说:追远报本,莫重于祠。予家有合族之祠,有书院之祠、有墓下之祠。前人报本之义至矣尽矣。思报本之义而祀事谨焉,神安人辑,吉之趣也。议曰:合族祠堂,原附立于报慈庵后,祀始迁祖以下神主,各割田以供香火,前辈重祠之意可见,今人衍隘,且祠宇倾圮而祀事又多潦草湮慢,有乖继述。书院祠堂本妥神之所,务宜洁净,秩下子孙在此读书,于祖有光,今除读书外,如有秩下子孙将物料堆塞,污秽祠宇者,管理访出即时责令移徙,仍罚其守祠佃仆,尤宜严加禁令,不许安顿农具灰粪柴薪,并不许晒物养畜等项,一切污秽悉在所禁,有不听令者管理即告家长家众重加责罚,倘祠宇损坏,管理不时修整,若非祭祀读者之时,管理即将门锁闭,其东边耳门宜移旧处,以便关锁,入此则祠宇洁净,神自安妥,且无人畜作污,亦止水火之患,宜即行之。像百花园墓祠深得建立之善,但未尽建立之规,须宽敞提顾,以叙百余长幼不致参差腾乱为美。人们认为:祭祀乃是大事,必精洁必诚敬,否则祖宗不歆,如苟且以应故事,当事者从公申罚,毋得徇情缄默,且祖宗之灵,无所不鉴,可不致慎。祭祀是担保参加者



必须心诚以待,而实际上确可能有些人仅注重散胙,着意于娱乐,甚至在祭祀之事上大事铺张,一醉方休,这本身就背离了祭祀的本义,这也是各家族所有意要克服的弊端,如果一味任其泛滥,势必危及该家族的存在。

明清宗族的发展呈现出扩大与分散两种趋势,家族的扩大经常在不同家族发生矛盾中实现,家族的分散则多在生存空间的扩张中完成,但是,无论是扩大或分散,家族精神都继续得到发扬,因于此,分散的家族的联宗现象便普遍出现,有的表现为会的形式。像徽州休宁县的标祀会是由分散四地的同一宗族的四支共同建立、共同管理的。

四支分别是岩镇支、城北支、向杲支、揭田支,岩镇支下分为龙池、昂田、高腰等小支。向杲支人心不齐,曾分立独会,后又谋求归宗。揭田支曾迁至审坑,脱离了本来的祖居地,因而祖坟亦分置各地,标祀会即想以分祭的形式达到彼此共享祭祀之成果的目的。人们认为:宗族之会在祭祀,“保全祭祀,即是保全祖墓,而又保全一族之体面,况置膳田,以辅祭祀,刊于族谱,岂不荣乎?”可见追崇是形式,致敦睦是目的。以四支轮流祭祀的方式来维持家族的稳定发展,确实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吴姓标祀会于乾隆五年邀单中,邀四支大众输助,只想本支助五亩,镇支助二亩,小北支助一亩,上丰助一亩,吴里赵干共助一亩,似乎不难,所以妥为轻举,詎料镇支与仕全有深仇而又迁怒于向杲,迄今三年,费北岸支许多唇舌,无赖镇支创立新会,决意领祭,并不依调处,且有毁谤惑众之言,以致各支人心摇动,皆有不服贴之意。此时正不能劝各支输助矣。惟今之计,须得同志数人,但劝本支勉力输助,保全祭祀,各支岂有不心服者乎?

四支标祀会包括深公植下有天福公、天禄公、天喜公,揭田范坑,岩镇公植下有龙池支、高腰支、茆田支、向杲四支。揭田支系乾臣一派,原系皓公第三世孙、松公之后,前自揭田迁范坑,复由范坑迁向杲,曾将先年与乾臣等合祭皓公议约出示,现有岩镇、向杲二支人居间,而皓公坟坑实在揭田支岩应源隆二户输粮,历有年所,且伊家众厅供奉元圭公神主,远年尘封,字画可考,合诸吾宗令通谱……相符,其为福公支派,允属无疑。

人们觉得:“祀祖备物,以尽礼之追崇,祭胙颁行,以致情之敦睦。”当“揭田支子孙寡少,难以支撑”时,北岩支尽展孝思,愿助祭田银壹拾陆两,增签四根,又梅潭枯树一株,弃银叁两捌钱,二项计银壹拾玖两捌钱,入祠生息,于康熙四十六年起至今赖此利银添补,初时每年支捌钱贴司年,办北岸支酒胙,后至五十三年,始贴司年四两,又至五十六年收租,贴司年肆两捌钱,又五十七年并外置办器物等件,用银捌两四钱四分七厘,除支仍存实银贰拾五两六钱五分三厘,逐年生利,不期清远侄孙远逝,近遭不肖持本数年不息,器物等件无踪。裔熊等犹将来仍蹈散人,又缺需用,不特上废祖宗之祭祀,而抑且徒费我等之苦衷,是以遇为白之始终之,谅族中自有公论也。”踊跃参与宗族公共事务、克服邪恶之心是宗族必须致力的重要工作,维持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家族稳定的必要条件。

为了祭礼活动的正常进行,该族制定了轮流祭祀表:康熙五十六年三月十五日,高腰支司年,康熙五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向杲支司年,康熙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城北支司年,康熙五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揭田支司年,康熙六十年三月十三日,岩镇支司年,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向杲支司年。雍正元年四月十五日,城北支司年,雍正二年三月十五日,揭田支司年,雍正三年三月十五日,岩镇支司年,雍正四年三月十五日,向杲坛司年,雍正五年三月十五日,城北支司年,雍正六年三月十五日,揭田支司年,雍正七年三月十五日,岩镇支司年,雍正八年三月

十五日,向杲支司年,雍正九年三月十五日,城北支司年,雍正十年三月十五日,揭田支司年,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岩镇支司年,雍正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向杲支司年,雍正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城北支吴里派司年……乾隆元年三月十五日,小北支司年,乾隆二年龙池昂田司年,乾隆三年,向杲支司年,乾隆四年揭田支司年,乾隆五年揭田支仕全派司年,乾隆六年,岩镇支司年,乾隆七年向杲支司年。

在经营不善之时,轮值的一支就得巧为安排,或注意节俭,或减少膳费,不过这种减损却容易给人带来不好的印象,即家族的衰颓意象。而“吴氏由迁居富饶以来,世守善行,不干利禄,勤而不忘节用爱人,此祖宗修身以致于家齐,而令名著矣。”由此维持了家族的兴盛。

从史实看:十二世祖十一朝议建造清泉寺,而安人胡氏葬其傍,奉祠不寺,复资寺以田之租,十世祖二三朝议,葬于休宁,亦置田以其入审坑寺而托奉祠堂,并观墓域,三四安人墓后祠堂屋三间,于内安奉祖宗神主,以上租墓,原众有膳田,轮流收租,每年标挂一处,周而复始,在世祖十一朝奉墓前创潜德庵,七世祖六一朝奉所立资敬堂,皆厚置田产,收租以备奉祀宗祠,岁时宗族长幼咸集,诣茔祭扫,此祖宗追远报本、和睦宗族之盛典也。历代造祠奉祀,可谓孝顺远生孝顺子也,又可见敬祖宗得祖宗为也,仍有向杲寺两五公祠未叙出,或是后来建造,亦未可知。显然,历代不断出现后继者是家族延续发展的基础。稍有不慎与懈怠,家族的败落局面即显示出来。如其后世事变革,本里庵堂损坏(元至正壬辰之兵燹也),礼从而简,先祖新朝奉字彦铭尝为收掌田祖,辑庵屋,砌坟茔,立碑不严祀礼,仍买田以助用,谷余则给之子侄,又有年矣。本来明初永乐时轮流祭礼即已开始。至宣德八年癸丑秋,本支族众因见膳茔田土祖利,彼先轮收掌祭祀,近年为收掌之人,不依时标挂,又或克落,今于癸丑年众议,通将租利收作一仓,每年立五人为首,收掌租利,依时会族人,所收租对众眼同买物行礼,为首者不赔不落,周而复始。此议把四支祀事列在诸事之前:富饶并杨坑、清泉并后历、审坑只一处、问政并梅潭。值年人员在值年时负责征收膳租,备办酒胙,按时分发通知,按时依既有规格执行祭祖坟、挂纸和散胙。宗族的散居引起祖坟的分散,为了使祭祀活动既有条不紊,又经济而不显怠慢,于是就有了支派之间的分派。顺治十七年庚子,本年轮该揭田天喜公派承值,皆挈家往指点,累及范坑天禄公派也,这便逃遁了承值的责任。

到雍正六年,轮该揭田支文煌司年,至三月十五日,不但祭仪未点,旗年铜锣俱在当店未取,致误各支尊长在坟所耽阻许久,是日不能散胙,延至次日,肴饌尚缺,查其众租,俱先取讨用去,致累各支久候,有坏祖宗数百年之旧制,理应责罚,众念其孤丁,是以款恕,故将众银捌两五钱九分二厘添办酒席,十六夜散胙,其揭田支仍有祭扫签十根,众议将八根封存族长处再议定夺,以二根坐与文煌,每年标祀,嗣后,文煌不轮管年可也。雍正九年三月十六日,族长议将揭田支签八根拨添小北支,将小北支每年该纳祀租银一两让去,小北支首肯,而要刮去揭田二字,德辉叔公不肯依,而愿邀揭田支派来顶。到乾隆四年三月十六日,轮该揭田支接匣,无人承肩。揭田四支系皓公七世孙恭生之四子,即天龄公、天福公、天喜公,其中前二人先居揭田,天福公于顺治十七年庚子岁迁南京,天禄公曾迁居范坑,后又迁居向杲,天喜公因出继善庆公亦居揭田,后挈家往外。光先叔公曾前任族长,渭公叔公于乾隆四年继任族长。乾隆五年,众人齐集仕全派之厅请神主,岩镇支与揭田支之间掀起矛盾,岩镇支说揭田支为伪族,双方争执不下,向杲支则确认揭田支的为该族,有明确的世系,皓公三世孙松公之后,揭田支曾迁范坑、迁向杲,有皓公议约等实物为证。乾隆六年,岩镇司年,岩镇却采取了抵制措施。有人居间调解,岩镇支表示:

四支标祀,由来日矣,去年缘伪族吴圣昭吴文萼入掘田支派,紊我宗祧,敝支不敢附和,另日行祭,以明木本水源之大义,非得已也。今祭扫在望,伪族未退,敝支不获循轮司旧规,诚恐贵支宗长路远,不察颠末,特此上闻,庶有以鉴敝支分祭之苦衷。北岸支诸宗长、岩镇支公具。乾隆七年,向杲司年,岩镇三月十一日独祭,有分裂的倾向,不要散胙,经多方劝解周旋,岩镇族长渭公叔公乔梓二位到墓,祭祀活动得以延续。

有时物价上涨等因素亦影响祭祀活动,如“迩来猪羊鸡鱼米麦等项比雍正十年加贵不止二两,照前减省,亦须赔银四两,谁肯承当?”“况年来食物腾贵,拮据愈甚,若非溢以腴田十亩,用补不逮,则祭祀一失,而远祖坟茔在所难得矣”,故“为此特邀阖族同志共推尊祖敬宗之心,量力捐输,共襄厥事,庶几司年者不致赔多,而家贫者亦肯踊跃趋事,递年标祀,永保无替。”

祭祀与娱乐活动经常合二为一,“肴饌必须丰厚精洁,起初果盒酒一把,后只巡斟,依司马温公礼,止七行,并不得过数,更禀知各族尊诚约宗人,在筵务要礼貌端庄,毋得肆虐失礼,免致外官耻笑,酒毕饭散,仍备酒肴犒劳守坟山者及寺中仆俱要检点,夜眠不得喧争铺盖及毋令动者污秽床席为美,次日寺中回礼,虽荷其殷勤相劝,并不得多饮,受饭而回,仍托以祠堂茔墓为祝,尊祖敬宗之礼可谓尽矣。”祭礼中的备酌与分胙经常成为一种有效的聚合族众的手段。

在明清家族组织中,祖先祭祀既希望后世明白自己的家世,同时也希望从祖宗的事迹中得到激励,它竭力斩追求族人必须以虔诚心对待祭祀,因而特别强调礼仪的规整和细致,要求主持者从内心认同于这种神灵品德。心诚是制度维持的关键,心诚才能确定制度的权威性,否则,制度可以被别人任意亵渎,制度本身便可能很快失去效用,而只有维持制度的权威性,才能保证其家族的不至毁灭。

祭祀是力求以神灵的力量来克服人们的离正之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力求达到内心自觉的一种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敬畏鬼神早有传统,鬼神被视为公正无私,因而它会奖善罚恶,而鬼神又是无所不在的,即使在没有道德自觉的情况下,鬼神也成为一种监督之官而存在,从而约束人们的行为,几乎所有的神灵都是聪明正直、公正无私的代表,是正义的化身,是裁定人世间争端的最后的主宰,无论是贵族还是贫民,无论是智者还是愚夫,都无不把敬重神灵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之一。这一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家族延续发展的主要精神保障。

综而观之,明清庶民地主家族在官僚地主家族之外取得了较大发展,靠的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较为稳定的经济基础的维持以及对传统社会诸多有效资源的利用,这其中有自愿的成份,亦更多地借助于制度的有效实施,他们是明清社会中积极进取的一个阶层,对明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 注释:

\* 本文主要依据厦门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所藏《徽州社会综录》(三册)和《黟山公家议》(二册)手抄本资料。文中所引除另加注者外,皆出自这两种资料。

①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所有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史志宏:《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范文正公集》附录卷二。

③《中国传统训海劝诫辑要·劝孝·俗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53—161页,《范氏义庄规矩》。

(下转第6页)

小字意在说明郅□所应缴纳的十一月至十二月的小畜钱还未从十二月的 900 奉钱中扣取。关于征收小畜钱问题,也见于另一则汉简的记载:

入钱六千一百五十

其二千四百受候长

九百部吏社钱

二千八百五十受吏三月小畜计

254·1,《合校》420 页

此简除“入钱六千一百五十”为大字外,其他 3 行皆为小字。从内容看,后面 3 行属细目,说明官府收入的 6150 钱,系为 3 笔不同项目收入的总和,而其中之一是“受吏三月小畜计”。这当即是该部官吏所纳三月的小畜钱。小畜钱派什么用途?每位官吏须纳多少钱?它是否成为常制?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但从以上两简,至少可以肯定居延官吏(或部分官吏)曾经在一段时间里缴纳过小畜钱。而且从郅□简可以看出,小畜钱须从俸钱中支出,否则,官府在郅□的俸钱下面注明其小畜钱未出就殊不可解。若居延每位官吏每月都须交纳小畜钱,且同样职务者所纳金额相同,那么,官府征收这个款项,就不会导致同官异俸。但若小畜钱的征收是不定期,时收时不收;或仅仅施行于某个局部地区(如某个候官系统),这样在居延就会出现同官异俸现象:或是某一个官吏在不同月份所领到的俸钱存在多寡的差异;或是某一个系统的官吏所支取的俸钱,与另一个系统的同级官吏在同一个时期里所领到的俸钱高低不等。

总而言之,本文所阐述的 3 个方面的因素,都会造成汉代居延同样职务的官吏实领俸钱额的差异,从而使发放他们俸钱的登记簿(即“吏受奉名籍”)上所载的金额也就不同。然而,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异俸,皆与俸禄制度本身无关。若就俸禄制度的角度而言,以上之所谓异俸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异俸。所以,应当把它与由于俸禄制度的规定而产生的同官异俸现象区别开来。

#### 注释:

①陈直:《居延汉简研究》第 22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

②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 463 页,文物出版社,1987 年版。

③④请参见拙作《汉代居延戍边官吏的俸钱及相关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作者施伟青: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邮编:361005。

(上接第 69 页)

④赵园:《明清士人的“流品”论》,《中国文化研究》1996 年第 3 期。⑤栾成显:《明清庶民地主经济形态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4 期。

⑥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⑦梁洪生:《家族组织的整合与乡绅》,见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版,第 66 页。

⑧邵鸿:《竹木贸易与明清赣中山区土著宗族社会之变迁》,见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第 72 页。

⑨参见拙文《明清徽州社会经济举隅》,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

⑩萧凤霞:《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作者王日报: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邮编:361005。